

花城出版社



施叔青 著

晚晴



晚 晴

施叔青

花城出版社

晚 晴

施叔青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3插页 160,000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650册

ISBN 7-5360-0070-7/I·68

定价: 1.80元

序

王晋民

施叔青是目前海峡两岸注目的台湾女作家，1945年10月出生在台湾西部古城鹿港。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法文系毕业后，于1970年赴美入纽约市立大学攻读戏剧系，获硕士学位。回台湾后，曾先后在政治大学、淡江文理学院任教，讲授西洋戏剧等课程。1978年移居香港，在香港亚洲艺术中心任职，近年辞去此职，专门从事创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约伯的末裔》、《拾掇那些日子》、《常满姨的一日》、《倒放的天梯》、《慷慨怨》、《完美的丈夫》、《情探》、《一夜游》，中短篇小说集《夹缝之间》，长篇小说《牛铃声响》、《琉璃瓦》等。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个最新集子，是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基本上反映了她的艺术成就和创作风貌。

施叔青是有强烈上进心和艺术追求的作家，在她到目前为止的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在创作上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超越自己，因此她的思想艺术风格也是不断地发展变化，日趋成熟的。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于外国资本的输入和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台湾流行。这时，

刚步入文坛的施叔青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她早期的作品《约伯的末裔》就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性、死亡、精神分裂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是她这时期的重要主题，艺术上也多采用西方的意识流、象征、暗示等手法。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作家，即使在她受现代主义影响最重的时期，她的作品仍然有强烈的社会性、现实性和台湾的本土风味，思想内容不像某些早期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那样苍白和贫乏。因此她早期的作品不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角度来看，都尚有借鉴之处。

六十年代中期，由于一系列的国际政治事件的冲击和台湾内部各阶层矛盾的激化，乡土文学思潮重新崛起，并取代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流。台湾乡土文学继承日据时代乡土文学和我国的写实主义文学的传统，提倡关心社会大众，反映下层劳动者的生活，特别是反映农民和渔民的痛苦。在台湾整个文艺思潮转变的影响下，施叔青开始从现代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从西方走向乡土写实。这个集子所选的《安崎坑》，就是一篇典型的乡土文学作品。它通过一对城市夫妇回农村工作的故事，热情地歌颂了渔民妇女爱姐，矿工王汉龙热爱乡土，热爱劳动，热爱亲人，关心他人，助人为乐的劳动者的优秀品质，和不怕任何艰苦环境的顽强的生命力，严厉批判了粘瑞西贪污腐化，投机取巧，坑害他人的剥削思想和罪恶行为，而且通过粘瑞西妻子李元琴的思想转变，向那些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失落的青年指出一条道路：回归乡土，在群众中扎根。从小说对天气、环境、自然景物、民间传说、民情风俗、人物性格与气质的描写中，我们也可处处感受到它的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浓郁的乡土色

彩。这是一篇有特色的作品。

施叔青并没有写太多的乡土作品，她的兴趣很快就转向了妇女婚姻的题材，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乡土文学的一种变奏。它一方面继承了日据时代以来台湾文学反映台湾妇女命运的传统，另方面也与我囯五四、三十年代以来表现妇女追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一脉相承。这个集子所选的《回首，蓦然》、《最好她是尊观音》、《晚晴》就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之一。从这三篇小说来看，施氏早期和近期婚姻题材的主题有所发展。早期作品《回首，蓦然》，主要是批判台湾社会中残存的封建礼教和封建意识，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特别是反对家庭婚姻中的大男人主义，要求婚姻自主。但是近期的《晚晴》却主要表现中国的政治动荡与安定对中国妇女婚姻与命运的影响，热情歌颂女主人敢于冲破政治和经济的樊篱，大胆追求真正的爱情。这不仅是对作者早期婚姻题材小说的一种超越，而且对中国同类题材作品也是一次突破，因为在当代作品中，我们还很少看到一个香港妇女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而不顾家庭、经济、政治的障碍，毅然返回大陆与旧的恋人重新结合的作品。

八十年代移居香港后，由于创作环境的变化，施叔青开始描写台湾上层社会的生活，特别是描写香港上层社会的生活，揭露台湾权力社会和香港金钱社会的本质。艺术上，主要接受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和张爱玲、白先勇的影响，风格渐趋典雅、细腻。这是作者思想艺术风格的成熟期。这个集子所选的《台湾玉》和《票房》、《冤》，就是最能反映她这一时期思想艺术风格的一部分作品。

施叔青的《台湾玉》，是当代台湾中篇小说的力作之一，

它所揭示的社会内容相当深广。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李梅生活和命运的变迁，把台湾上层社会的豪华与挥霍，中产阶级商业社会的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台湾农村的变迁与人性的腐蚀，几乎都给反映和概括出来了。但是，这篇小说的重点是揭露权力社会的本质。台湾上层社会是一个官僚政治集团统治的贵族社会，权力是这个社会的要害和中心，人的名誉地位和升迁浮沉，都是围绕着权力来决定的。李梅的丈夫在台湾外交界任职时，享尽荣华富贵，洋房、别墅、汽车、司机、佣人，应有尽有，而一旦丧失权力，就不但丧失一切物质生活享受，而且丧失了贵族的自尊与人格，遭世人的冷眼。人物命运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得失。

香港的上层社会与台湾的上层社会不完全相同。香港上层社会是商业社会，金钱是这个社会的主宰，金钱和物质的力量，几乎渗透着、控制着香港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票房》中的丁葵芳，是京剧的内行，出身于北京京剧团，是堂堂正正的正印花旦，卢太太完全是京剧的外行，但因她是香港一位宁波籍的船商的外室，且已扶了正，是活跃于香港上流社交圈的贵妇人，本事能通天，利用权势，疏通机关，结果外行变了“内行”，夺得了香港戏剧节京剧节目《白蛇传》的主角位置，而丁葵芳却被排斥在主角之外。这篇小说，再清楚不过地揭露了香港上层社会的金钱势力，它有力地说明：在香港，有时金钱扼杀了真正的人才和艺术，使艺术成为富人消闲解闷的工具和点缀生活的装饰品，从而使艺术变质。从《台湾玉》和《票房》这两篇小说来看，作者还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台湾上层社会和香港上层社会的不同特点的。

从思想艺术的角度来看，施叔青近期创作主要是受到我

国古典文学，特别是《红楼梦》的明显影响。

我国古典文学有一个传统，就是表现历史的沧桑感，世事的沧桑感，人事的沧桑感。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写世事的沧桑。《红楼梦》写贾府的兴衰变化，更加深沉地表现了世事与人事的沧桑。施叔青的《台湾玉》无疑是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的这个传统。女主人公李梅就是王谢堂前的一只燕子。她原是一个台湾外交官的贵夫人，丈夫在位时，她随丈夫参加贵族社交界的名流宴会，筵前酒后，风华骀荡，上流社会中的贵妇人，她看得起的也数不出几个；但是丈夫失去权力后，一夜之间就成了平民，住公寓，上市场买菜，把贵族的华丽服饰让给年轻的贵妇人，甚至到地摊买廉价的凉鞋，放下贵族夫人的架子去做庸俗的商人，最后濒临破产。李梅生活和命运的变迁，不仅表现了人事的沧桑，世事的沧桑，而且也表现了人物内心的沧桑。

《红楼梦》对施叔青小说影响的另一个表现是她在创作时不侧重于故事的曲折性与传奇性，而着重刻划人物性格，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人物的鲜明个性。施叔青说：“我是学戏剧的，最忌中国戏剧人物的二分法，我不相信完美。每个人都像一团揉皱了的纸团，有太多的面，人本身就是一本读不完，看不透的书。”又说：“痴长了几岁，我愈来愈不敢把人单面化，那是十分危险的。”施叔青作品中人物性格多面性的最典型例子是《黛细怨》中的黛细，她的内心矛盾的复杂性和反复性，充分表现了她的性格的多面性和多重性。这是一个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人物。在人物个性刻划方面最好的作品却是《票房》，这篇小说写了七八个人，几乎每一个人物

都有自己的鲜明个性。潘又安、王孝、丁葵芳三个师兄妹，都是来自北京京剧团，后来到了香港当京剧演员，他们在大陆和香港都有比较相似的遭遇和处境，但个性却不同：潘又安乖巧，王孝一副奴才相，丁葵芳在委屈中却能保留几分骨气。曹夫人和卢夫人都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两个人的性格也不同：曹夫人端凝富泰、矜持傲慢，但毕竟是人老珠黄，明日黄花了，捧场的人已经没有几个；而卢夫人却俏丽俏俏、正红得发紫，加上她手段高强，善用权术，本事通天，她的威风与权势，就远非曹夫人所能比。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陈安妮的势利和现实，也是香港人中的一种典型。

按照西方评论家的意见，写小说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叙事法，一是戏剧法，通过对话来表现。当然大部分小说两者兼而有之。但中国小说的写法，主要是戏剧法，不管是红楼、水浒、金瓶、儒林、三国，都是以对话为主，叙述的篇幅，一个地方超过五六页以上的很少，不像外国小说那样常常长篇大论地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或者慢慢地分析人物的内心。中国小说就像是一台一台的戏，通过对话，由表及里，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红楼梦》等于一台大戏，由一幕一幕的小戏在演，演得很活，而各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也就在这种戏剧场面和对话中显示出来。

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方面，施叔青的作品明显受到我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的戏剧法的影响。她善于描写大的热闹场面，通过人物在大的场面中的对话和动作，去刻画人物的性格，而且故事大多是同一地点展开和结束，有点像古典的“三一律”作品。如《票房》的故事，主要是通过人物在上海票友联谊会大厅的对话和活动展开的；《窑变》的情节大部分

是写在苏富比的拍卖场中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一夜游》中人物的对话和活动的主要场面是港督莅临的筹款酒会。

在《票房》中，作者用戏剧法，通过场面描写和人物对话刻画人物性格，有一个很精彩的例子。在上海票友联谊会大厅讨论《白蛇传》的角色时，卢太太利用权势，疏通上司，攫取了主角白素贞的位置，把丁葵芳排斥在外，并推荐自己的“小情人”潘又安去许仙。这时，出身北京世家，平时敢于直言的王大闾看在眼里，颇为不满，坐直身子，准备为丁葵芳主持公道。但是，卢夫人却先发制人，且看下面的一场对话描写：

柳红（按：即卢太太）灵机一动，猝然叫出声来：“咳，找到了——在座有一个法海的最佳人选——”，男票友你看我，我看你，王大闾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光头。“对了，王大闾去法海，连头套也用不着戴，现成的法海——。”王大闾双手合掌，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丁葵芳暗叫一声：“柳红，你好高招！……”

通过这一对话和场面描写，卢夫人的手段和权术，王大闾的不满和私心，丁葵芳内心的痛苦和愤恨，都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了。

1987年春于广州康乐园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当今知名女作家施叔奇的短篇小说选集，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代香港、台湾的社会风貌，细腻地刻画了不同阶层人物的不同生活与心态，尤其是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女性形象，透过她们各自的遭际，揭示出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世态炎凉。

作者把浓郁的感情寓于淡淡的文笔中，颇堪寻味。

目 录

序	王晋民	1
台湾玉		1
安崎坑		48
曲线之内		86
回首，蓦然		108
票房		138
冤		171
晚晴		203
相见		230
最好她是尊观音		254

台 湾 玉

1

暮春的早晨，李梅穿着浅藕色镶累丝的晨褙，坐在阳台上吃早餐。生挤的桔子汁，兀自散发着新鲜辛辣的果酸味，浮动在山间早晨的空气里。

缤缤、小文上学去了，佣人们躲在厨房里，别墅的周遭照例很平静。山谷间的花草骚动着，挣扎着从泥水中站立起来。昨天黄昏那场迟来的春雨，把满山遍野开得极盛的杜鹃花，打成七零八落。红、紫、粉、白不同颜色的花，扭结盘缠，一堆堆、一簇簇，塌在绿枝叶丛中，从阳台往下看，像是一团团五颜六色的卫生纸，浸湿了水，被沿路丢了一山谷。

看来这场不合时令的大雨，势必要提早结束今年的花季了。上个周末，李梅在圆山俱乐部的酒会上遇见俞夫人，还听她埋怨花园的杜鹃迟迟不开。

“看样子，我只好叫花王找催花剂来打啰。”她说。

“哦，催花剂？”在交际圈走动了这么些年的外交官夫人李梅，这次倒是大开眼界。“催花剂？”从来没听过，却又不

愿让对方以为自己少见多怪，连忙改口：

“我说呀，你也太宠花了，瞧你俞夫人过年忙那几盆水仙，吓坏人了。”她夸张地做了一个手势，“把它们宠成精，非得你亲手好生侍候，硬是不肯开，哎。”

俞夫人一得意起来，双下巴的白肉不禁颤呀颤地：“结果今年我们家的水仙，比谁家都开得好。”

“哎，以后呀，我们改叫你花精好了。”

“范太太，你可真风趣，我就爱听你说话。”

不知俞夫人的杜鹃究竟开了没？昨晚这场大雨该会让她气得跳脚吧？李梅想像俞夫人懊恼的模样，不禁微笑了起来。她扬了扬细心拔过的眉毛，吸干杯中最后一滴桔子汁。李梅的五官生得十分娇小，分开来看，并不特别出色，然而，把她那东方女性特有的妩媚眼放在颇具现代感的宽阔脸庞上，却另有一番味道。可能因随丈夫出任在外国住过几年，手势姿态不免洋派些。平常出去交际应酬，站在已届退休年龄的丈夫身旁，刻薄一点的太太们，总爱损她两句，笑她是陪父亲出来应酬。

太太们的调笑，一点也没有惹恼李梅。本来嘛，她四十还不到，又是经老的脸型。缤缤过了年就十三岁了，可是瞧她那身段，倒像没养过孩子似的。她穿长裤、泳装，年轻的女孩有的还真斗不过她。难怪有些好嫉妒的太太，像那个打扮起来不惜工本的乔太太，每次盯着李梅的那分神情，真是恨不得自己和李梅换了，最好把细腰长腿移到自己身上。

而现在，李梅坐在花园别墅的阳台上，肘弯支在漆白的藤桌上，宽宽的浅藕色袖口，柔软地垂折下来，露出她细腻

平滑的手肘——她是在享受别墅的假期：最后一个月的假期生涯。

原本以为未来的日子也是一连串过不完的假期，再怎样也没有想到它有结束的一天，而且来得那么突然。上个周末，李梅和丈夫去参加一个晚宴，主人杨世庆是企业界的大亨，据说当年是靠供应家庭用的瓦斯筒起家的，发迹以后，从三重河边的木寮搬到台北，这天晚上的宴席就设在他三姨太的公馆。

敷衍这批新起的暴发户，本是出身世家的范士仪所不齿的，近年来，为了情势所迫，也只得和他们周旋。离开杨家，已过半夜，范士仪在车上没开口说一句话，李梅以为他心里不痛快，也不作声。

“你和郭太太谈什么？那么开心，”扣着睡衣钮扣时，范士仪微啁着，“兴致可真大！”

“她在说陪一位太太去买鞋子，刚到的新款式。”李梅坐在化妆台前卸妆，从镜子看着丈夫，“你猜人家买了几双？”

“两双？三双？”

“小儿科！二十双，六号半的尺码，巴黎寄来了二十款，一种要一双。”小圆凳一转，李梅对住丈夫，“这还没完，她又做了二十个皮包来配。”

“哦。”

“够奢侈了吧！把我全部鞋子加起来，还不够二十双。”说着，对着镜子自顾自笑了起来，“那个太太的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呃，好像做塑胶什么的。”

她开始刷她的头发：“其实，杨世庆这个三姨太，也蛮力争上游的，看她每次和我们几个太太一起，察颜观色的，生

怕说错话。欢场出身，算很难得喽，只是要改掉那一身习气……”

摇了摇头，褪下纯丝的白色袍子，露出很性感的睡衣，躺在床上的范士仪，不自觉地把眼睛闭上。

熄灯上床时，李梅听到丈夫幽幽地说：“梅，要是有一天，我们不再被请去参加宴会，不再出入这些场合，你会……”他似乎在选择适当的字眼，“会不开心吗？”

“能不去？推得掉吗？”

“嗯，也许能够。”丈夫似乎是在黑暗中点点头。

一个模糊的、久经遗忘的记忆，在一瞬间浮了上来。李梅心里一惊，嘴里却说着：“你的心思被我猜着了，士仪，不带我出去应酬，敢情是怕被那些姨太太教坏了，乱使钱挥霍。放心好了！”

范士仪试着解释：“梅，听我说——”

李梅按住了丈夫的肩膀。

“那件事……没准？”

“被驳回来了。”

“哟。”

“今天才晓得的。一早跨进办公室，公文就在桌上等着。”

“那时你申请延期，呃，都快半年了吧，我早就忘了，没想到……”

“国外请回来的，当然要有职位安插。当初申请延期退休，迟迟没有下文，我心里就有数！”

李梅僵硬地躺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一定是请来代我的人，还没弄妥，上头索性对我的申请来个不闻不问，让我多待一阵子，垫垫空档，现在人快回

来了——”

“那么，士仪，你退休几时生效？”

“下个月。”

李梅再也无法镇静了：“这么快?!”

“嗯。王人豪来信说，他教的大学五月初结束，回国先住旅馆，给我们收拾的时间从容一些——阿梅……”

捏了捏丈夫的手：“放心好了，”李梅听到自己在说，“跟了你这么些年，看的也看过了，玩的也玩够了，我还有什么遗憾的？也许这样也好，你也该休息休息了，士仪。”

新来的人占去了丈夫的职位，也将占去范家的住处，李梅真的能在一个月之内搬离，而觉得一无遗憾？她从阳台偏过头来，用眼睛细细地浏览这栋花园别墅。当初盖这栋别墅时，据说还是位闻名的国学教授，在美国大学退休后，回到国内，在阳明山找了这块依山临谷的地，花了心神参与设计，一屋一瓦都经过选择。据说铺花园的石子，还是派人特地到横贯公路的谷底拣了来的。偶尔也画几笔国画的老教授，更沿着四周墙角，栽了几丛绿竹。

轮到布置内部时，老教授挑剔得厉害。他嫌台湾所染的颜色，不够纯正，壁纸、窗帘一律由外国进口。凭着他高妙的艺术品味，老教授把客厅米色的墙，配上宝蓝的地毯，客人一走进，眼前一亮，总有焕然一新的感觉，精神为之一振。

老教授搬进这别墅住了没多久，据说是受不了山上的孤清。其实，和他接近的朋友透露，老教授把所有的积蓄全投到房子的修建上，再也负担不起女佣、园丁、看门人、粗工每个月的工资，只好忍痛把别墅出租，自己搬回市区住